卷五十九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五十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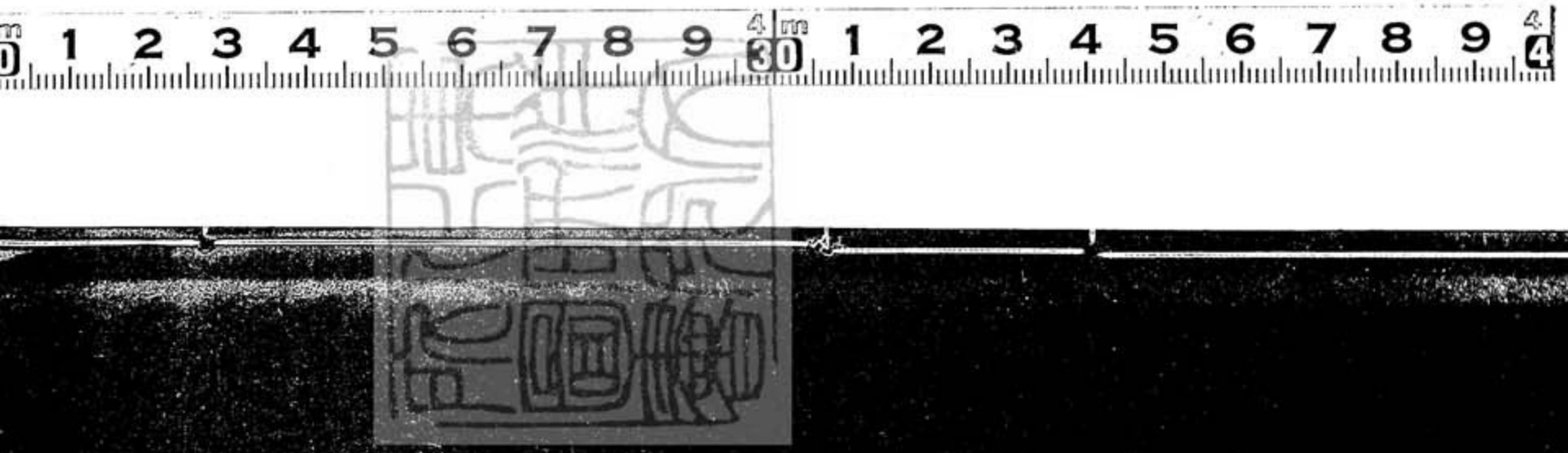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秋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　下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吳澂曰。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為一時。禘當作祠。此言每歲時祭。疏數之義。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祭期大促。疑若煩縟。而嫌瀆。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祭期太闊。遠疑若怠慢而不思其親。天道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一歲通

有四祭是為不數不疏而得其中合於天道三月為一時之節也

周謂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吳澂曰鄭氏謂霜露既降上脫一秋字此承上文春祠秋嘗而言陰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秋謂自孟秋至季秋之月以接乎秋後孟冬之月也

也已霜則霜降未霜則露降悽愴悲愁之意春謂自孟春之月以接乎春後孟夏之月也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濡怵惕驚恐之意來謂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來也往謂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也履之而往也履秋時霜露所降之地而悲愁者非怯其寒而然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往故悲其不可復留也履春時雨露所濡之地而驚恐者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來如將見其在此故驚其忽有所見也

黃裳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澔曰。五其字及所為皆指親而言。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儆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

臣按齊之日致其思慮。祭之日若有見聞。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常若其生存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澔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日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不敢盡心於已之私事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

方慤曰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

臣按或有問於宋儒張載曰忌日有薦可乎載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臣按儀禮無天子宗廟之禮雖諸侯之禮亦亡

所存者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乃大夫士之禮而已。然儀禮雖無其禮而散見於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者。其儀文名物之義猶有存者雖其參錯不一。渙散無統。然因其言繹其義而尋其脉絡之所自。部分之所屬分析而條理之使有所歸宿。而又酌取周禮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諸儒註疏有及於禮者。推類而求之則墜緒可得而尋。古禮可得而復矣。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析裒以為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屬其門人黃幹。楊復自致齋而祼獻。自祼獻而饋獻。以至加爵徹俎旅酬。登餕繹祭之儀。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可考也。臣竊以謂古禮今世雖不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亦不可使其泯滅不存。況禮為六經之一。雖時異勢殊事難卒復。然天理自然之則。人事當然之義。則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也。乞

詔儒學之臣。假以秘閣之書。俾其參考編類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

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藏之學

校頒之天下垂之後世使夫自古聖賢精神心術之微儀文度數之詳不至於墜地是蓋天地之

聖明朝一大事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熹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遼絕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闊遠難盡感格之道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故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方慈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禘肆祼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臣按禘者王者
本反始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
以與此祭禮之大莫有大於此者矣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
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
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毀廟之主皆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臣按祫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祫禮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
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祫焉謂之
大祫則此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為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
祀於壇墠
朱熹曰左氏云時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是
主復寢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
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
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祧亦但

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是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閼加一祠歲祠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聖王有作宜酌而行之可也

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朱熹曰此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所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熹曰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

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盖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臣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兩言者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而萬世奉親思孝之要道也

陳祥道曰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禮則祭不至於疏怠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於兩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齊戒前祭一日而省視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冊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彊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則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

各祭於其廟。合享同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程頤曰歲四祭。三祭於太廟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不失古人之意乎　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

之以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為一世。而各自為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齊戒。為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備七室。每室各祭。則群廟之主。各得日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

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為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嶷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

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為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為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大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祖所自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而以順翼宣三祖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

左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為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祧稱陳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臣何人輒敢妄議蓋深所闇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為

今日可行也臣林死謹言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議

蔡邕曰聞古者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明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胡寅曰送終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致陰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祐而不重設複舉廟中之主而祭于寢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祭邕不祈哀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臣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思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亦不爲過但因時有序流易感時追慕萃臣下以

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乎。噫。聖人之教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春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齋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後世行之。雖非古也。然祖宗體鬼所藏。留骨所在。爲子若孫者。漠然以土壠視之。閱歲踰時。不一展省焉。其情安乎。情之所不安。義之所不當。此禮所以貴乎義起也。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在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

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二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焉

則有罪臣竊以爲人子於其親當一於禮而已可苟。於其生也。則既事之以禮矣。迨其死也。葬體魄之歸於地者。爲宅兆以藏之。其魂氣之在乎天者。爲廟祏以棲之。其洋洋乎在廟祏者。則固事之以生矣。其纍纍然在丘壠者。安忍以死視之哉。但爲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殺。一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乎得古人起禮之義云。則此禮雖古無有而今有之。亦不爲過矣。夫上陵雖非宗廟之禮。然亦所以祀其先也。故附於宗廟之禮之末

以上。宗廟饗祀之禮　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　上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熹曰。家土。大社也。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配。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